

从大学宿舍关系里你学到了什么?

寝室里有个开宾利的富二代，哪哪都好，就是命不好，我一觉醒来他人没了。

我被迫「继承」了他的 17 个女友。

讲道理，富二代平日里品学兼优，不近女色，根本看不出来是个海王。谁知道他意外去世，一群女人都找上门来了。

她们环肥燕瘦，高矮冷热，美艳普通，乍一看毫无相似之处。我开始还在想富二代是真不挑，后来才知道，她们都有一个藏得很深的共同点.....

那天班长来拍门时，我顶着一头鸡窝，有些不耐烦：「班长，你这动静，别人还以为你上门来锤渣男了。」

班长没理会我的混不吝，她红着眼冷漠道：「阿凯死了，你把他东西收拾一下，下周他家人会来取的，还有他的入学登记学位证明，你都帮忙理出来，我过几天来拿。」

我愣了好一会儿，怀疑我没睡醒：「你说谁死了？」

班长：「阿凯，你室友，咱班辅导员助理。」

我：「……他，他不是自习室吗？」

班长：「食堂的泔水车倒车时把人卷轮胎下了，警察刚刚把尸体清走，不嫌恶心你可以自己去确认，校方已经通知家长了，如果阿凯母亲来，你态度注意点，她身体不好，别刺激她。」

班长说完就离开了，背影有些踉跄。

我呆了片刻，回屋套上衣服往食堂走，走了两步开始跑，食堂被拦了警戒线，泔水车庞大的身躯停在那，下面是一摊血迹，已经干了。

听边上观望的人说，阿凯是清早出事的，死时手里还提着俩包子，韭菜馅的。

韭菜馅，我一激灵，我昨晚让他给我带的早点。

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寝室，那话怎么说来着，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先来，还真对。

我开始整理阿凯的遗物，一时不知怎么下手，随便碰上支笔，都要好几万，他死亡的消息在群里已经通报了，众人唏嘘不已，谁不叹一声英年早逝。

阿凯长得好，成绩好，人品好，是他们省当年的高考状元，他没一点富二代的臭毛病，日常老爱请客送东西，也没有趾高气扬的讨嫌态度，很让人舒服，我桌上一半的琳琅玩意儿都是他掏的钱，换个人我还不乐意收。

就属于，你看到他这个人，就知道他家境一定很好，有种资本养出来的得天独厚。

我还头回见富二代来学医的，学医就是长年抗战啊，他们家就不担心没人继承家业吗？阿凯可是独子。

我正长吁短叹地收拾着他的东西，寝室门又响了，这回温柔点，但孜孜不倦，一门敲出了月光奏鸣曲的架势。

我打开门，还真是双弹钢琴的手，是个陌生女人。

女人朝里探头：「阿凯在吗？我是他女朋友，他两天没联系我了。」

我一愣，阿凯有女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

我措了会儿辞，还是直白道：「不好意思啊，他今早死了。」

女人怔了好一会儿，倒也没有很伤心，问我阿凯有没有给她留什么话。

这话问得奇怪，阿凯是意外死的，我甚至不知道他有女朋友，阿凯怎么会未卜先知给我留什么话带给他女友？

我说没有，女人走了，她说她叫小丽。

当晚，阿馨来了，又是个陌生女人，开门又是一句：「阿凯在吗？我是他女朋友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我让她证明身份，她立刻给阿凯打了个电话，我手里阿凯的手机响了，备注是阿馨，名字前面还有一个数字 9，翻了翻信息，都是两人蜜里调油的话。

阿馨知道阿凯死讯后，也问了那个问题，阿凯有没有带给她什么话。

之后几天，美美、阿狸、茉莉.....

我惊了，阿凯根本不是我熟知的那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，这他妈是个海王啊！

他死后五天里，有十六个女生陆续上门来找他，都说是他的女朋友。

我寝室三年都没这么多女生光顾过，一时间同学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，夹杂着羡慕揶揄，还有传小话的，我理都没处说，阿凯死都死了，我不想给他搞出点不好的风评，只得憋着。

阿凯的这些女友，有同校的，不同校的，甚至有年长七八岁的社会人，我傻了，富二代背地里都玩这么大？我和他室友三年，愣是一点没看出来。

本以为够震撼了，直到班长上门来拿阿凯的学位登记信息，她踟蹰了半天没走，问我：「阿凯有没有给我留什么话？」

我：「.....」

「你不会也是阿凯女友吧？」

她可能还在重创中，没听出那个「也」字，眸光一亮：「他跟你提过我吗？」

得，第十七个了。

我摇头，要不是这伙女人挨个上门，我印象里的阿凯清心寡欲得像个和尚，宿舍夜谈女人，一个个热火朝天时，阿凯也只是含笑听着，从不发表意见。

原来不是没兴趣，人家富二代花样多着呢，八成是瞧不上我们夜谈的水平。

我这才发现阿凯的手机联系人里，甚至给这些女友都编了号，从一号到十七号，一天换一个见，但他的鱼塘管理能力很强，十七个女友都没有发现彼此，翻了翻聊天记录，发现他简直是因材施教的模范生，给了每个女人一个美好的家。

还不止这十七个女友，她们是确定了恋爱关系的，联系人中还有备注【预备役】的，预备役一号到十号，聊天记录一看，得，是还在撩还没撩到手的。

一时觉得这哥们该不是精尽人亡吧？

我看着班长备注上那个醒目的「1」，藏起了手机，我摸摸鼻子，岔开话题：「你移情别恋得还挺快。」

班长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走了。

我研究起了手机，发现微信上阿凯给十七个女人的备注更复杂，【字母 C+一串连号数字+顺序编号+名字】，这种编号格

式有点眼熟，但一时想不起来，可能课上学过，忘了。

阿凯母亲来收遗物时，我没把他手机交出去。

女人看着老了许多，上次见还美得很，和蔼又亲切，她是从医院过来的，得知儿子死讯，人没遭住。

她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也不知道阿凯有女朋友，一直认为自家儿子是个善良懂事的纯洁好大儿。

我不想刺激她，怕她知道儿子的真面目，又得进医院。

我把阿凯的手机留下了，开始独自应付起他这十七个女友，尽可能维持他的鱼塘精英人设，不让她们彼此知道后闹事。

阿凯的葬礼定在一周后。

十七个女友都说要去参加葬礼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忽悠她们分别以不同的身份，在当日于不同的时间点去参加葬礼，正好错开。

她们一开始不答应，想以女友身份拜访阿凯的家人。

我说阿凯母亲早给他定了门当户对的亲，阿凯是瞒着恋爱的，最好别公开。

女友们兴致更高了，一个两个都发小作文来据理力争：「只是想替他尽个孝，人都死了，我还能正个位吗？」

掰扯了半天，女友们挺执着，发的真情实感小作文都快把我给感动了。

我说：「听说他们家在打听冥婚，富家人迷信，想给阿凯拉个老婆下去，现在在挑人呢。」

女友们：「.....你刚刚说伪装成什么身份去葬礼来着？」

我给她们安排了十七个身份，从阿凯小学同学、初中同学、高中同学、大学同学、竞赛同学、志愿者伙伴，到实习同事、导师的女儿，甚至还有一位我女朋友。

本以为万事稳妥，但人算不如天算。

葬礼当天，我到地方时，看到这十七个女人居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葬礼饭，还有说有笑的。

我人差点没厥过去。

是阿凯母亲安排的，根据这群「准」女友的假身份——阿凯从小到大的同学同事，可不就得安排在一桌吗？

我立刻担心起她们的假身份会被到场的真同学拆穿，打听了一圈，却发现阿凯的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同学根本一个都没来。

挺奇怪的，按阿凯的性子，从小到大人缘应该都很好，怎么会没以前的同学来？

来不及去给阿凯上香，我赶忙先把自己塞到了那桌死亡之桌上，坐在我的「新」女友小丽旁边。

但凡换个立场，此刻一定是我的巅峰时刻，一桌上十七个女人，就我一个带把儿的，女人们还都朝我挤眉弄眼，投来了「自己人」的信号，除了班长，她一直盯着小丽在看。

奈何现实残忍，这个局显然整的是我，我冷汗都下来了，还要装作不动如山，尽可能把控局面。

阿凯母亲过来了，她面色憔悴，依然维持着体面，问候了我和学校，也谢过了我帮阿凯整理东西，还寒暄了句：「哪个是你女朋友呀？」

小丽戏足，我还没反应，她已经一胳膊挎我臂弯上了，甜甜地说了句伯母节哀。

阿凯母亲多看了几眼小丽，眼里有落寞，似乎是想儿子连个女朋友都没带给她就先走了，我立马紧张起来，怕她感叹出口，我就露馅了，好在她很快就离开了。

刚稳下心，又觉得有道凉飕飕的视线，我望过去，班长瞥开了眼。

阿馨突然问：「阿凯以前什么样啊？我大学才认识他的。」

桌上大半都扮演着阿凯的初高中同学，但没人见过阿凯以前的样子。

美美：「人没怎么变，一直是三好学生那一卦，我初中就认识他了。」

阿狸：「是啊，我是他高中同学，他小时候是个胖子，但那时瘦下来了，就很帅了。」

这些是我为数不多从阿凯那知道的信息，他极少讲过去的事，给她们安排身份时我都告诉她们了。

我刚松口气，又听阿馨笑嘻嘻地问：「你们不会都喜欢过他吧？别误会，我也不是找事儿，这不是看这一桌来的同学全是女的吗？」

桌上又冷场了，我如临大敌，您这可不就是找事儿吗？

班长指着我道：「他不是男的嘛，再说喜欢过也正常啊，阿凯是挺招人的，要不是我有男朋友了，我也追他。」

班长的落落大方把桌上的氛围拉了回来，大家甚至应和着她的话，半开玩笑地承认了自己的心思。

她们套在假身份背后，明晃晃地在一堆情敌面前宣泄着情绪，却没人感到不适，因为假身份早已时过境迁，而她们的主人公，甚至都已经离世了。

女人们聊嗨了，互相嘲笑，而后集体沉默。

半晌，有人哭了，哭完大肆喝酒，醉了就撒酒疯：「我最早，我是初一认识的，你们都排在我后面，先来后到知道不，都得喊我姐姐。」

还真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叫姐姐声，大家都醉了。

「你们说，他现在会不会就飘在桌上看着我们呢？」

我不由感叹，这一帮都是戏精，还挺入戏，又觉得这画面荒诞得有点悲伤，虽然身份是假的，情谊是真的，她们真能这么在一桌上面对面地倾诉。

阿凯死了，她们才是最理解彼此的人吧。

她们胡闹了一阵，不聊阿凯了，抱在一起聊化妆品、聊包包、聊电视剧，变成姐妹谈话了。

我观察起她们，出于一种审美好奇，都是阿凯看中的，有什么共同点不？

放在一起比较，才发现还真是没什么共同点，环肥燕瘦，高矮冷热，美艳普通，活脱脱一个千姿百态的后宫，只得感慨一句，阿凯好福气，也真的是不挑。

我发现阿凯母亲没走远，就站在附近一动不动，这个距离，我们桌的话应该都听到了，我走过去，「阿姨怎么了？累了？」

阿凯母亲神色恍惚，不似常态，喃喃道：「她们不是阿凯的同学。」

我一僵，脑内快速运转，是哪露馅了？阿凯母亲安排她们坐一桌时显然没看穿，那是刚才她们说的话？可她们说的信息都是阿凯告诉我的。

我正头脑风暴着怎么解释，管家忽然出现了，说夫人累了，就把她搀扶走了。

我回了餐桌，听这十七个女人已经开新话题了，在小声吐槽一件事：照片放错了。

我：「什么照片放错了？」

班长还没太醉，凑近我说：「葬礼上的遗照不是阿凯。」

我一愣：「啊？」

女人们说她们差点就走错灵堂了，棺椁前供着的黑白遗照根本不是阿凯，但身份信息又是他的。

她们觉得是阿凯母亲精神状况不好，放错了，不想刺激她，就没去提醒，而且看其他人也没什么反应，都还是照拜。

我一来就火急火燎盯住这十七个女人，祭拜都没来得及去，此时立刻跑去灵堂，那遗照上的人确实不是阿凯，长相普通，有些微胖，眉眼间似有股怨气，完全是个陌生人。

我去提醒了阿凯母亲，人都死了，照片放对是起码的尊重。

阿凯母亲却道：「这就是阿凯。」

我：「？」

在我确认了几遍之后，她才恍惚着改口，说她记岔了，目光有些涣散，她的精神状态确实不对劲。

自己儿子的遗照还能记岔？

我还想再问，管家就把她送回去了，阿凯母亲的身体越发不好了，管家说是尿毒症，她没剩几年时间了，万万没想到这样还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。

但那天直到葬礼结束，遗照都没有换，依然是个陌生人顶着阿凯的名字。

我看了良久，偷偷把照片拍了下来，给表哥发了过去，我表哥路子多，黑白两道都有关系，查个人不难。

回去时，看到灵堂堆满的花圈里，有几个写着「老师节哀」，署名是给阿凯母亲的，我问管家：「阿凯母亲还做过老师啊？」

管家：「没有，夫人年轻时资助过几个有困难的孩子，这是受资助者送的，他们大多现在都学有所成了。」

散场后，我送了一下十七个女友，怕她们在路上说漏嘴，她们都开始加微信要拉群了，说要建一个失恋者联盟群，开玩笑，我能让她们加吗？现在就是酒喝多了脑子不清醒，说漏嘴的话其实不少，等都清醒了，聊一聊肯定露馅。

葬礼来的车太多了，富二代连个葬礼都能办成交易场，我们只得先靠边站，给车让道。

戏要演到底，「女朋友」小丽还靠在我肩上，快不省人事了，还嘟囔着礼物。

我：「什么礼物？」

小丽：「1803 号.....」

她念了什么我没听清，身后蹿出了一人，是班长，她显然也醉得不轻，是跌过来的，把小丽和我撞开了，从我俩中间穿了过去，晃晃悠悠地往前走。

小丽没了支撑，要摔，我连忙去扶她，想回头喝一声莽撞的班长，让她好好走路别乱跑，却见她安静地看着我，离我有点远，踉跄着往后退，赤着脚，像只轻盈的鸟。

突然一辆车冲了过来，它没开车灯，完全不起眼，大晚上大家喝得又迷瞪，直到那辆车把班长撞飞，我才意识到有车过来了。

班长滚出了五米远，一动不动了，肇事司机逃了，没有片刻停顿，好似早有准备，撞完就跑。

班长大出血，女人们尖叫，其他陆续走出来的宾客有的惊呼，有的晦气地远离，一辆布加迪威龙开过来，按了下喇叭：「人赶紧弄走啊，挡着道我怎么走？」

是个有点醉了的公子哥，稍显暴躁。

后面按喇叭的声音逐渐增多，频率中都透着明显的不耐。

没人去管逃逸的肇事司机，班长姹紫嫣红地躺在车道中，像个路障，后面的车一辆比一辆豪，都在招呼保安去清理「路障」。

我酒瞬间醒了，醒了的好像还有三年和阿凯的情谊，并不是所有富人都是阿凯。

我快步过去蹲下，给班长做了简单的检查，朝边上围观的人道：「我是医学生，伤者还活着，人都散开，不要围过来，小丽，打电话叫救护车，不排除颅内出血可能，她现在不能移动，保安，请划出一条过道，让他们先过去。」

我给班长做急救措施，小丽慌慌张张地叫救护车，保安骂骂咧咧地找出两个生锈的路障牌，丢在班长身体附近，讨好着引导等候多时的豪车从边上打着弯过。

那辆布加迪威龙经过时，车里的人好像嗨了，音乐声从车窗飘了出来，他敲了敲车门，朝地上啐了口，就啐在我脚边：「折腾，这不就是灵堂嘛，送进去一起办事儿不就完了？」

车里还有两个女人，笑出了声，贴着男人，蒙住了眼，说晚上要做噩梦啦。

豪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走了，灵堂外只剩了我和那十六个女人，女人们都清醒了，一个都没走。

到医院已经快半夜，灵堂的位置偏远，是个专供富人办丧事的庄园，救护车一个多小时才赶来。

我跟了救护车，向随车护士报告了她的情况，车上时，班长短暂地醒了一次，一直盯着我，目光穿透我不知在看谁，她气息微弱，意识不清地喃了两句话就又晕过去了。

「医学生都是这样吧，你和他好像.....」

「他也是这样，那次我摔下来，他担心极了，生怕我有一点点损坏.....好像我的身体对他无比重要.....」

到医院时，我才发现那十六个女友也打车跟来了，蓬头垢面，踉踉跄跄，短短一顿葬礼饭的友谊，已经把她们系在了一起。

班长被推进急救室，医生说她出血量太大，要输血，但医院血袋告急，班长是 O 型血。

小丽和美美立刻站出来，说输她们的血，她们是 O 型的。

话音刚落，阿馨和茉莉也举了手，她们也是 O 型的。

剩下的人也稀稀拉拉举了手，我问了一圈，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这十七个女友全都是 O 型血。

我一愣，得，找半天的共同点原来在这，富二代找女朋友这么精准的，要精准到血型？这是什么变态审美偏好？又不是吸血鬼。

女人们争了起来，都要护士输她们的血，没撒干净的酒疯带来了医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们是情深似海的姐妹，哪里像今天刚认识的？

护士不胜其扰，我叹口气，安抚了她们：「别闹了，你们喝了酒，是不符合献血标准的，输我的吧，我没喝酒，我也是 O 型血。」

我一口气抽了 400ml 血，看着那血从我的身体流出，进入了班长的身体，她还闭着眼，满脸苍白，面容却平静得不像经历了什么苦难，就像只是坠入了一场不愿醒的梦。

阿凯一定不在那里等她，他要等的人太多了。

所以她还是会回来的吧？我想。

我抽完血人有点晕，出来发现女人们还赖在医院，一个个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妆都花了，还有坐地上互相抱着打盹的，手术室的红灯一直亮到了三点。

路过的男护士朝我挑了挑眉：「兄弟艳福不错。」

「你误会了.....」

「懂的懂的，医院出去左拐有家如家，环境还可以的，我常去。」

他给我塞了张旅馆名片，一副做好事不留名的样子潇洒离开。

我：「.....」

我把她们挨个摇醒，把旅馆的名片给了最年长的茉莉，让她带她们去旅馆休息，我来守夜，班长有消息了我会联系她们的。

女人们开始还推辞，但可能实在太困，一天经历了不少事，还喝了这么多酒，头痛，于是答应了，一个个手搭着肩，排小火车似的跟着茉莉走了。

班长是在凌晨三点被推出手术室的，医生说能不能熬过去，看今晚。

我在重症病房外守夜时，表哥的电话打来了。

我接起：「表哥，凌晨四点，你是真的不要头发了。」

他向来是个夜猫子，白天睡觉晚上干活。

表哥没寒暄，开门见山道：「你让我查的这个不是阿凯。」

我：「对，葬礼上照片摆错了，他不是阿凯。」

表哥：「不是说照片，我是说你室友。」

我：「啊？他是阿凯，我和他同学三年了。」

表哥：「阿凯早在四年前就已经死了。」

表哥说真正的阿凯早在四年前就已经死了，我在葬礼拍的黑白照片没摆错，是真正的阿凯。

阿凯是在高三去野外野炊时被熊咬死的，当时去了两男两女，只回来了一男两女，阿凯的尸体被找到时，缺了一半。

但教育局信息却显示，一年后他参加了高考，上了医科大。

这里面明显有矛盾信息，但阿凯并没有登记死亡，于是在记录上活着就顺理成章了。

而其实四年前，阿凯就举办过一次葬礼了，一个高中生富二代的葬礼，来参加的同学老师很多，这事是有迹可循的。

所以昨天的葬礼，阿凯既往的同学一个都没来，因为他们早就参加过一次葬礼了，阿凯在他们眼里已经死了四年了。

而且据表哥调查，真正的阿凯成绩并不好，不是能考上医科大的，他从小到大都是个问题学生，不聪明，不宜人，长得也不好看，就和遗照上一样，普普通通，面带怨气。有人顶替了阿凯的身份。

疲惫一夜的困意彻底被打没了。

阿凯四年前就死了，那现在死的这个是谁？这个跟我做了三年室友的人是谁？

我一阵毛骨悚然。

奇怪的是阿凯母亲，死的是顶替者，她却又办了一次葬礼，用的还是真正阿凯的照片。我问照片的事，她还恍惚着说记岔了，说明她知道阿凯，也认识这个顶替者，她是有心隐瞒，还是真的分不清这两个人？

我满脑子乱码，表哥忽而问：「你说这位『阿凯』的后宫环肥燕瘦、千姿百态是吧？」

我：「是。」

表哥冷笑一声：「确实千姿百态，你也在他后宫团里。」

我：「？」

表哥：「你看看他给你的微信备注是什么。」

我连忙拿出阿凯的手机，他平常和我联系都是直接打电话，我们鲜少聊微信，所以对话框沉底了，之前看那十七个女人的备注时，根本没翻到我自己。

现在看到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他给我的备注是【字母 C+一串连号数字+编号 5+我的名字】。

和那十七个女人的备注格式一模一样。

我是 5 号，甚至还比其中的十二个女人排名更靠前，一个女人跟我同号。

我沉默了有一分钟，脑子里滚过阿凯的种种行为：「所以他才对我这么好？难不成他是为了我才海了十七个女人？为了证明自己还对女的还硬得起来？」

表哥无语了良久：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用脚指头想都知道这事没那么简单。」

我：「哦，我倒也是 O 型血.....」

「什么 O 型血？」

「那十七个女人都是 O 型血，他喜欢 O 型血。」

表哥不说话了。

当晚护士来了个通知，递给了在重症病房外守夜的我，说班长签署过器官捐赠协议，如果她没挨过去，就得捐献，这张协议家属得知道一下。

班长名叫周子敷，我联系不到她家属，这张协议只得暂时存在我这。

班长是三天后醒来的，度过危险期了，那张器官捐赠协议暂时作废了，可当我问她时，她却完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签署过这份协议。

其他十六个女人陆续来看了她，病房里挺热闹，我不再如临大敌地盯着了，有心让她们顺其自然。

班长车祸当晚的肇事者杳无音信，虽然报了警，但那个私人庄园甚至没有装监控。

诡异的是，没过一周，美美也出事了，是从商场楼梯上跌下去的，也性命垂危，鬼门关走了一趟回来的，问怎么跌的，美美说好像是被人推的，但没看见人。

我去探望她时，听到病房里她在跟母亲吵架，她母亲手里拿着护士递来的通知——也是一份器官捐赠协议，质问她为什么要签这种东西，美美死活不认，说她根本没签，是医院搞错了。

又过去五天，阿狸和小丽，在同一天先后食物中毒了，阿狸医院去得早，洗了胃，没事了，小丽还在重症昏迷，又两份协议送到了手上。

我觉得事情不太对，短短一个月内，阿凯死后，四个女友接连出事，还都莫名其妙签了器官捐赠协议。

我把这些事都跟表哥说了，表哥沉默良久后，道：「下一个出事的的就是你了。」

我一愣：「什么？」

表哥：「你想一下这几个女友在阿凯微信上的编号顺序。」

我迅速回忆了一下，班长是 1 号，美美 2 号，阿狸 3 号，小丽 4 号.....

我：「.....卧槽！」

我是 5 号。

如果是根据编号顺序来的，下一个出事的还真就是我和另一个同号的女友了！

但为什么是按照编号？这些编号到底代表什么？

我：「难不成阿凯一早就安排好了，按宠幸度挨个翻我们的牌子下去给他陪葬？这是多么变态深刻的爱意！」

表哥：「.....你闭嘴吧。」

事情一下棘手起来，本只是帮室友处理个丧事，怎么就发展成了我自己也有生命威胁？算了一下四个女友出事的间隔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

我现在走个路都警觉，一步三回头，绝不在外面上厕所，尽量避免楼梯电梯这些东西，只在地面上玩耍，表哥嘲笑我电视剧看多了，尽学些废的。

他继续查这位顶替富二代的室友找突破口，而我开始挨个找这十七个女友询问和阿凯相处的细节。

她们不约而同报告了一件事，在和「阿凯」确定关系前，「阿凯」都带她们去做了一次体检，她们觉得富二代讲究，怕她们有病，也是为了她们的身体着想，就没多想，欣然去做了，阿凯还给她们买了全年体检，是很好的福利。

做体检挺正常的，这点医学生还更讲究，别提他还是个「富二代」，我想不出这其中有什么猫腻。

直到某天，我在医院见到了阿凯母亲，管家带她来做透析。

阿凯母亲坐着轮椅，在育婴室外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里面的孩子。

我走过去打招呼，她见到我，指着里面对我笑着说：「看，阿凯在翻身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管家老远跑过来，脸上全是汗，夫人走丢了，他找了好一会儿。

我问管家，管家说她这样有几年时间了，间歇性痴呆，记忆总会回溯到阿凯刚出生那段时间。

我意所有指地问：「是四年前开始的吗？」

管家没接茬，面上看不出丝毫迹象，只提了一件往事：「阿凯刚出生时，被人偷走过。」

阿凯是早产儿，必须在育婴室养足半年，但在第三个月，孩子突然从育婴室失踪了，几年都没找到，他们仇家太多，不知道下手的是哪个。

阿凯被偷走后，夫人的精神状况一直不好，觉得孩子凶多吉少，是她的责任，那之后，老爷在第二年外出做生意去世了，她觉得是老天报应，于是开始做善事，资助了好些个育婴室里有困难的早产儿。

其中有个孤儿，和阿凯同岁，夫人特别喜欢，总觉得他是阿凯的托生，因为他是在阿凯被偷走的第二天出生的，夫人对他格外上心，似乎想在他身上弥补对阿凯的遗憾。

可能是善事感动了老天，阿凯在九岁时被找到了，不是仇家，是医院当时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护士想偷个富家的孩子养。

阿凯被接回来后，性情已经不一样了，环境真的能塑造一个人，阿凯跟着那个护士，长成了一个有不良恶习的怪脾气孩子，长相、气质、性格，统统被环境养偏了，要不是亲子鉴定摆在那，任谁看了阿凯都不敢相信是夫人的孩子。

反而是那名夫人从小上心的和阿凯同岁的孤儿，在夫人的培育下，从长相、成绩到性格，都更像一个有精致涵养的富家子。

但阿凯回来后，夫人的全部心思也就都收了回来，专注弥补阿凯，几乎有求必应，对那些资助的孩子没再多关怀，但阿凯依然显得格格不入，总对夫人有隔阂，经常发脾气。

管家讲完，我沉默片刻，又意有所指道：「您说的这个阿凯，和我认识的好像不太一样，我认识的阿凯非常精英啊。」

管家没说话，这时，护士长从育婴室出来了，笑着感谢阿凯母亲，递给了她一条围巾，说是她成立的育儿基金会里的孩子织给她的。

阿凯母亲抱着那条围巾笑得慈祥，似乎依然没恢复清晰意识。

我死盯着那条围巾，上面的基金会标志，我见过，在「阿凯」的寝室桌上。

走廊上忽然匆匆涌来一队人，担架床上推着个孩子，似乎要拉去抢救，整个走廊都被占了，喊着让所有人躲开点，但惯性太大，眼看要撞到轮椅上的阿凯母亲。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管家已经轻巧地拽开轮椅，另一只手用了巧劲，逼停了担架床，一切发生得非常快，我甚至没怎么看清，这场冲撞已经被化解了，医生护士也都愣在那。

我只记得管家逼停担架床时，袖子起来了，胳膊上蜿蜒深邃的陈年疤痕，再往上似乎有刺青，这哪里像一双养尊处优的管家的手？

管家推着阿凯母亲要离开，他始终没有回答我先前的问题，但临走时，忽然对我笑了笑，道：「您身体很健康吧？您要继续健康下去啊。」

我霎时一阵汗毛直立，就是这瞬间，管家对我笑的这瞬间，我突然记起了阿凯的微信备注格式究竟是在哪见过——【字母C+一串连号数字+编号+名字】。

在医学课本上，某套教材里作为范例提到过。

表哥的电话正好来了，他查到了这份「阿凯」给每个女友赠送的全年体检福利，自动签署了一份病危器官捐赠书，合同很长，女人们可能没细看就直接签了，用的又是英文，甚至可能是之后才加塞进去的。

这十七个女友，除了那四个出事了被告知协议的，其他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已多签了这项器官捐赠协议。

尽管已隐约猜到，我还是忍不住惊呼：「他疯了吗？强制签这种是违法的。」

表哥嘲讽道：「有钱人才不在乎法，他们只在乎如何避法。」

我去问那十七个女友要了阿凯给她们做的体检报告，发现她们做了几个非常规项目检查——淋巴细胞毒试验、人类白细胞抗原 A（HLA）系统，和选择性进行群体反应性抗体（PRA）检查。

班长的报告上，这几项被隐去了。

我和班长是医学生，这些指标意味着什么非常清楚——换肾源查匹配度的。

这十七个女人都显示了和另一位匿名样本相对较高的匹配度。

果然，阿凯母亲的尿毒症，需要换肾，这十七个女人根本不是「阿凯」海来的女友，而是他替母亲囤的一个肾源储备库！

难怪大家血型都相同，因为阿凯母亲是 O 型血，【字母 C+一串连号数字+编号+名字】这个格式，是某网站已捐献器官的编号形式范例。

所以这套微信备注的排序根本不是女友编号，而是器官编号，顺序是按照匹配度排列的，编号越靠前，说明与阿凯母亲的肾源匹配度越高。

所以女友们挨个出事，是从 1 号开始往后，总要先杀最匹配的那个人，获取最匹配的肾源，没成功，才退而求其次往后推。

这十七个女人，和我，在他眼里只是一群移动的肾。

而联系人里那几个一到十号的【预备役】，是血型相同，但还没做体检确认匹配度的。

我消化了良久，问：「可是他没带我做过体检，我肯定没签过这份器官捐赠协议。」

表哥：「你们学院也有体检吧，你的报告呢？」

我：「学院的体检很常规的，不可能验这些，他不知道我的匹配度啊。」

表哥：「你体检和别人是一起的吗？」

我：「当然，学院组织.....」

话停住了，我忽然想起，体检那天，我意外地起晚迟到了，还是「阿凯」给我开的后门让我检上了，当时整个校体检楼，就剩他和我两个学生了。

我磕巴了：「.....不可能吧？」

表哥：「你的体检报告呢？也是他给你的？」

我：「他是辅导员助理啊，他发的报告，签字上交也是他收.....」

表哥不说话了。

他发给我的体检报告和班长拿到的类似，可能做过删减，而我签字上交的版本被加塞了器官捐赠协议。

我有些崩溃，操，那天就为他开后门陪我体检了一天，我还请他吃了顿饭，花了半个月的饭钱呢。

我去问女人们，她们最初上门来找阿凯，知道他死了，都问他有没有什么话带给她们，是指什么？

班长说是一套房子，在新城区，市价很高，阿凯曾说要在一个特殊的时间送给她，作为补偿，她问是什么特殊的时间、作为什么的补偿，阿凯笑而不语，说当你像烟花一样炸开的时候，补偿你的过分美丽。

她跟富二代谈恋爱也不傻，觉得这甜言蜜语是在暗示分手礼物，所以得知阿凯死了，就想知道这栋房子的归属。

我深吸口气，什么甜言蜜语，这根本是事实描述，炸开，是真的炸开，当你像烟花陨落，你不完整的遗体将入驻新房。

我忽而一凛，问：「新城区？具体哪栋，几零几？」

班长：「3 单元，1803。」

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操，这套房子他也给我看过，说室友一场，如果毕业后我没钱租房，这套房子可以免费给我住。

这哪里是什么礼物？这根本是套催命的鬼宅，只送死人。

过往阿凯对我所有的好，瞬间都恐怖起来，我现在觉得他每一个善意的笑都是有问题、有目的的，他的笑声是磨刀声，看我欢欣鼓舞地走入他的砧板。

一时又觉得可笑至极，人都弄死了，他还记着要补偿，他还真是持之以恒的「温柔绅士」。

我曾看过一个分析，有些变态的共情区天生残缺，理性区过度发达，器官和房子，在他心里是等价交易的，我瞒着你拿了你的器官，要了你的命，我就补偿高于你的命价值的一套房子，

这笔交易在他的绅士原则上是成立的，甚至是宽容的、施舍的。

所以，他对你笑的时候，是真的对你好，而要拿走你的器官了，也是真的「没有恶意」，只是「公平交易」。

班长看我不说话，突然问：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」

我一愣：「没有。」

班长维持着一贯的骄傲冷淡，手却抖了起来：「你当初拒绝我，不就是因为我不穷吗？」

我：「.....谁跟你说的？我自己都穷，怎么会嫌你穷？」

班长：「他说只要我跟了他，有钱了，回头能养你，你就会跟我在一起。」

我：「.....」

一时不知从何骂起，「阿凯」可真是用心良苦，班长也是真蠢。

我没好气道：「我难不成是长了一张适合包养的脸吗？」

班长点了点头：「我家里捡的土狗，我也是靠脸一眼相中的它。」

我：「.....我谢谢您。」

离开前，我认真对她说：「拒绝你是我的问题，与你无关，不要多想。」

出去，听到她在里面哭，我没有多待，有更重要的事得去做，班长是匹配度最高的，我怕他们不会轻易放过她，问题是，「阿凯」已经死了，现在在做这件事的是谁？

表哥根据我给的信息，去查阿凯母亲早年资助过的孩子，很快来了消息，说查到阿凯母亲资助过的一个孤儿，和阿凯同岁，成绩很好，能上清华的那种，但却没参加高考，人现在不知道在哪，高三那年人间蒸发了，叫阿肖。

他发来照片，我一看，这个阿肖，赫然就是和我当了三年同学的「阿凯」。

我带着照片去问阿凯母亲，但被管家拦住了，说她身体不好，让我别去打扰她。

管家供认不讳，现在死的这个就是阿肖，阿凯四年前就死了，夫人因再次丧子之痛，大病一场，有了痴呆症状，不肯接受失而复得的阿凯又死了的事实，把前来探望她的阿肖认成了阿凯。

阿肖其实很久没见过夫人了，自从阿凯接回本家之后，夫人就没再怎么去关照这些孩子，但阿肖一直惦记着夫人。

这次被认错后，为了报从小资助培育的恩，阿肖就被接进家里顶替了阿凯，安抚夫人的病情，他退了学，抛弃了名字，以阿

凯的身份参加高考，然后上大学，一直扮演着阿凯，他考医科大，也是为救夫人。

管家把我打发走了，他必然瞒了我什么，但我不敢问了，我去都被表哥骂了个狗血喷头：「你一个移动肾源还敢自己跑进人五脏庙去。」

表哥说查到那天在灵堂外撞班长的车了，车牌号的买主是管家，而美美被推下楼那天，监控拍到管家也在那栋商场，阿狸和小丽先后食物中毒，去的餐馆是阿凯家投资的连锁店，阿凯母亲大病之后，产业打理就全落到管家头上了。

表哥：「阿肖的帮手就是管家，密谋对你们进行谋杀，伪装成意外死亡，获取肾源，你们的遗体捐赠协议应该都在他们手上，现在阿肖死了，管家就自己行动。」

我：「那我要怎么拿回来？只要撤销了就没危险了。」

表哥：「你想屁呢，他们玩惯了阴的，就是随便把你弄死，大拇指切下来，当场画个押都能签协议，拿回来有什么用？」

表哥交代时表情很严肃，说这里面水很深，真正的阿凯四年前死得蹊跷。

表哥查到阿肖和阿凯两人其实是认识的，但阿凯不知道阿肖是母亲资助多年的孩子，阿肖伪装身份接近了他。

当年的问题少年阿凯，被接回本家后，生活不顺，性子已经养成，一个本该活成富二代的天之骄子，偏偏成绩不好，长得不

好，陋习一堆，干啥啥不行，家族聚会，带出去总是最丢脸的那个。

无数家族堂兄弟背地里都编派他一定是找错了，鉴定有问题，他巴不得找错了可以滚回去，但他那偷孩子的吸毒护士后妈，也已经死了，被人杀了。

他在网上有个聊得来的网友，叫阿肖，阿肖是主动接近他的，混他爱去的论坛，打他爱玩的游戏，评论他的每一条状态，久而久之两人就熟了，阿凯常和他说心事，他算是阿凯生活中唯一的慰藉，生母尿毒症的事也和他说了。

四年前，阿凯去野炊意外身亡那次，就是网友面基，当时去了四个人，两男两女，一个男的是阿凯，另一个就是阿肖。

阿凯的身体被熊吃了，尸体带回来时只剩了一半，剩了头和下半身，表哥说这没了的上半身，可能是为了掩盖被挖走的两个肾。

他托人调了当年的案底，说因为吃的是个富家子，当时家人愤怒，派了不少人去抓那头熊，当天熊就被抓到枪毙了，但肚子里检出来的未消化尸体残渣，发现比例不对，少了一种成分，比肾小的内脏都剩了渣，却唯独检不到肾的成分，但这件事被压下去了，尸检报告也做得模糊。

表哥在阿凯曾经一条转私密的空间状态里，发现他吐槽过生母的身体越来越糟糕，下面阿肖回复：你可以捐一个肾给她。

阿凯和他吵了起来：我为什么要捐？她是死是活管我什么事，我给她当乖儿子不够，现在连器官都得给她？

阿凯很生气，质问这唯一的朋友为何不理解他，一连骂了许多条评论。

最后是阿肖评论认错：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为了弥补，我们去野炊吧，我给你烤你爱吃的内脏。

我听得毛骨悚然，我几乎能想象阿凯和阿肖相处的样子，阿肖必然让阿凯如沐春风，阿肖对谁都如此，我也受过这种关照，他会在我为学费烦闷时，笑着说，来，毕业了租不起房子，这套新房子给你免费住。

野炊当天，他可能也是像对我笑着那样，对真正的阿凯笑着说：「我想救你妈妈，所以你去死吧。」

但如果真是这样，阿凯被挖走的两个肾，也显然没能救了阿凯母亲。

表哥疑惑，那时阿肖只是个一无是处的穷学生，他要怎么把这两个肾源用合法的方式赠送给阿凯母亲？

表哥做了个匪夷所思的推测，他说阿肖很可能带着那两颗肾去参加了阿凯的葬礼，亲手交给了阿凯母亲，让她用。

阿凯母亲大受刺激疯了，可能不是因为亲儿子死了，而是阿肖这个举措。

当阿凯母亲歇斯底里时，阿肖或许还不明白，你需要的肾我带给你了，你为什么难过？

表哥这么离谱的推测也不是空穴来风，他去找了四年前办阿凯葬礼的庄园的下岗门卫，给他看阿肖的照片，门卫说记得，这孩子当时提了个黑色马夹袋，笑着进去的，因为他笑得过于灿烂了，门卫对他印象很深，来参加葬礼的哪有这么笑的。

而且当天葬礼办到一半，救护车就来了，那家的夫人被抬上救护车，当时这个孩子也想跟上去，护士哪里顾得上他，车一开就走了，那孩子就在后面追车，鞋子都跑掉了，怀里还紧抱着那黑色马夹袋。

最后还是门卫开车载着管家，去把那孩子捎上的，门卫问他袋子里装了什么，这么宝贝，孩子笑得天真：「能救她的东西。」

门卫只依稀记得管家带着那孩子进了医院，几个私人医生面色严肃地围上来，接过了袋子。

再之后，门卫没多久就被下岗了，那天办葬礼的所有人都被换掉了，门卫至今没明白，他那天除了接触那孩子，里面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，但这么被换掉，好像是要保密当时的什么事。

那两颗肾最终没有起到它该起的作用，不知是因为阿凯母亲执意不肯用，还是因为用了失败了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一回生二回熟，再之后，阿肖便顶着阿凯的身份继续四处搜罗肾源，而阿凯母亲的痴呆愈演愈烈，完全把阿肖当成了阿凯，

逃避痛苦。

我听得胃部抽搐，这都什么事儿，表哥忽而严肃道：「好了，他们家的事不查了，你立刻去报警。」

我：「这么突然？」

表哥叹气，调侃道：「要说还是你牛逼，一不小心，我们可能捅了个大的。」

他去查了我告诉他的新城区那套房子，3单元，1803号，发现被做成了冷库，监控拍到有很多人进去，但没出来过。

这哪里是什么能送人的礼物？他们这一波，可能捅了一个器官走私团伙的窝点。

他去查了屋主，发现是管家，不是阿凯，于是再顺着去查管家，发现他是晚年才进阿凯家族做管家的，契机是他找回了当年走失的阿凯。

但管家早年是尼泊尔一个道上有名的器官走私商，阿凯父亲和那里有大量业务往来，阿凯父亲死得也有蹊跷，整个阿凯家族背后，可能养着一个器官走私团伙，所以阿凯母亲才会对报应和天谴如此敏感。

阿肖这么点事儿，最多算小巫见大巫，方法肯定是管家教的，这会儿人死了，谁知道是意外还是什么。

表哥：「再查下去我人也没了。」

我于是用公共电话报了警，伪装成新城区 1803 那套房子的邻居，说楼上漏水，有怪味。

警方介入了，三个月后，挖出了一条惊人的器官走私链。

阿凯家族渗透部分医院体检机构，将器官捐赠协议加塞在体检套餐中，购买套餐的普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医院做了与指定样本的匹配度检验。

这些指定样本都来自一些患了大病需要器官移植的权贵，一旦配上，阿凯家族就负责对该体检人员制造意外谋杀，合法获取肾源，卖给权贵。

而当年的疑案也被翻了出来，重新梳理。

受资助的孤儿阿肖，因为关心资助者阿凯母亲的情况，刻意接近了被接回富家的流落真太子阿凯，把人骗出来杀掉后获取肾源，肾源最后匹配失败。

阿凯母亲因刺激过度痴呆，不愿承认阿凯死亡的事实，将阿肖认成了阿凯，阿肖便顶替阿凯进了主家，跟着管家进入了器官走私链，四处网罗和阿凯母亲匹配的肾源。

至今已找到十八个匹配度优良的就近肾源，阿肖以恋爱方式接近，骗取该十八人签署器官捐赠协议，并开始实施「意外」谋杀。

经查实，阿肖的死亡并非意外，泔水车司机已供认是被买凶的，但无法指认买家，只说是位女人，其他一无所知。

事后，我把阿肖的十七个女友一起约出来吃了顿饭，把真相全告诉了她们，毕竟这涉及她们的生命，还是知道的好。

我特地挑了隔音效果好的包房，开饭前还让服务员把餐盘都换成塑料耐摔的。

结果我预想中的扯头花撕逼大战没有展开，十七个女人还挺淡定，只是惊吓了一跳，就互相聊了起来：「你什么时候跟他的？他给了你多少？我四个月，两套 LV，三套爱马仕。」

「我差不多一年吧，一辆帕拉梅拉。」

「新城区那套房子最后给谁啦？不请客说不过去的呀。」

女人们叽叽喳喳，又上了满桌酒，喝高了就说要结拜。

我：「.....」

三个月后，我和十七个女人都拿回了自己的那份器官捐赠协议，销毁了。

再然后，毕业前，我跟班长在一起了。

两年前的一个夜里，班长在操场等了一整晚，如果男孩不赴约，她就彻底放弃。

我在马路上晃荡了两个小时，去了饰品店，什么都没买到。

阿凯出现，帮我付了钱，推我去赴约，那时年纪小，出于敏感的自尊，我没接，也没去。

班长没有等来男孩，伤心欲绝，从扶梯摔下，阿凯受我之托「路过」，送她去了医护室，无意间拿到她的血检单后，阿凯态度变了，第二天开始追求她，笑着道：「摔一下可大可小，我带你去做个体检吧。」

- 完 -

□ 穆戈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